

觀音的最早音譯「盧樓亘」對音考

李周淵

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班

摘要

「盧樓亘」是漢地對觀音的最早音譯，但這個詞的來源卻一直不為人所知。本文首先考察了「盧樓亘」在不同版本中的用字情況，又考察了每個字的不同讀音，從而確立了材料的可靠性。在此基礎上，根據梵漢對音的常見規律以及印度語音的演變規則，可知：(1)「盧」對應的原語是**av(a)*，其中，因為發音部位相同，所以「盧」的入聲韻尾[-p]對應-v-；(2)「樓」對應的原語是*-*lo-*；(3)「亘」對應的原語是*-*śva(r)*，其中，因為音值相近，所以「亘」的聲母[s-]對應原語的 ś-，鼻音韻尾[-n]對應原語的-r。總之，「盧樓亘」對應的原語應類似於**av(a)...lo...śva(r)*的形式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這個形式更接近於晚期梵語寫本中的 *avalokiteśvara* (觀自在)，而不是早期的 *avalokitasvara* (觀音)。

關鍵詞：梵漢對音、韻尾輔音、阿彌陀經、觀音

【目次】

- 一、前言
- 二、「廬」的對音
 - (一) 異讀「蓋」的對音
 - (二)「廬」對應 *ava-*
- 三、「樓」的對音
- 四、「亘」的對音
 - (一) 聲母[s-]對應 *ś-*
 - (二) 韻尾[-n]對應 *-r*
- 五、結論

一、前言

觀音或許是漢地最廣為人知的菩薩之一，但觀音的譯名並非一成不變。¹ 漢譯佛經中對觀音的最早翻譯，可見後漢安玄、嚴佛調所譯《法鏡經》中的「闕音」，²而對觀音的最早音譯，則是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大阿彌陀經》）中的「盧樓亘」。³

《大阿彌陀經》是漢譯佛典中最早的淨土經典。⁴其譯者有兩說，一說主張後漢支婁迦讖，一說主張三國支謙。不管譯者具體是誰，綜合支婁迦讖與支謙的翻譯年代，可以確定《大阿彌陀經》譯出的時間是在西元 3 世紀中期之前。⁵「盧樓亘」一詞即是首見於這部經典。

現存對應《大阿彌陀經》的梵本中，最早的書寫年代是在 12 世紀中期。⁶「盧樓亘」在梵本中對應的單詞是 *Skt. avalokiteśvara*。⁷需要注意的是，《大阿彌陀經》的原典語言並不是梵語。辛嶋靜志（1999a：136）指出，《大阿彌陀經》的原典語言，保留了很多原本印度方言的樣貌。

* 收稿日期：2018/10/11，通過審核日期：2018/12/04。

本文初稿曾在法鼓文理學院 106 學年的「佛經音義研究」課上報告，得到了竺家寧老師、惠敏法師的諸多建議。論文修改過程中，蘇錦坤老師以及同學顯照法師、馬希寧、劉勁松、陳陶從論證邏輯乃至文字表述等方面給予了很多有價值的回饋。兩位匿名評審也挑出了文中不少錯誤，我已經一一根據建議修改。在此向以上諸位致謝。文中的錯誤全在我自身。

¹ 關於漢地最早觀音譯名的判定，可以參見 Nattier (2007: 187-189)。

² 參見 CBETA, T12, no. 322, p. 15b7。

³ 《大正藏》正文據《高麗藏》本錄作「蓋」，誤，應以校勘記所載宋、元、明本之「盧」為正（參見 CBETA, T12, no. 362, p. 308b15-16），詳細考辯見下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大阿彌陀經》的同本異譯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中，諸版本正作「盧樓亘」（參見 CBETA, T12, no. 361, p. 288b19）。

⁴ 參見藤田宏達（2007：46）。《大正藏》將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歸為後漢支婁迦讖所譯，似乎時代比《大阿彌陀經》還早，但是根據《出三藏記集》可知，題為「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」的譯經，是歸屬於西晉竺法護名下，而後漢支婁迦讖名下並無此經，參見 CBETA, T55, no. 2145, p. 7c6-7。關於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譯者問題的分析，可以參見藤田宏達（2007：46-53）。

⁵ 根據《出三藏記集》的記載（參見 CBETA, T55, no. 2145, p. 6c25），本經為支謙所譯，但是目前已有多位學者從翻譯風格對此提出了質疑，認為此經乃支婁迦讖所譯，或者乃支婁迦讖譯而經由支謙改定。藤田宏達（2007：39-46）對不同學者的看法做了辨析，提出了折中的看法，他認為此經譯者最有可能的是支謙，但是也不排除支婁迦讖的可能。目前所見，以藤田宏達的論述最為詳盡，因此本文採納他的主張。在正文的關節處，本文會考慮支謙譯或支婁迦讖譯兩種不同的可能性。

⁶ 參見藤田宏達（2007：26-27）。

⁷ 參見香川孝雄（1984：277）。

雖然「盧樓亘」所音譯的原典語言不是梵語，但是我們可以根据現有的梵語來推測其原典語言。目前已有多位學者進行了這個工作。Mironov (1927: 243)所構擬的是 Skt. *kāruṇika*，因為這個詞有「慈悲的、有同情心的」的意思，而且也是本經梵本所出現的一個過去佛的名號，從意義上來看與觀音的形象相近。Brough (1970: 83)認為 Mironov 弄錯了漢語的發音，他藉助梵本，構擬的是 *avalō('a)svara*。辛嶋靜志 (2016: 305) 認為 Brough 的構擬存在一定的問題，因為古代譯者會有意避免造四字以上的音譯詞，所以「盧樓亘」很可能是不完全的音譯。他猜測這個詞有可能是原語 *avalō...svar* 的音譯，但是目前沒有能力將原語復原。

從前人的研究可以看出，「盧樓亘」的原語構擬，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。然而，這個過程如果要站得住腳，最緊要的應該是確保研究的材料值得信賴。事實上，「盧樓亘」每個字的寫法和讀音有多種可能性，如果僅僅抓取其中一種就來分析「盧樓亘」的對音情況，恐怕結論就不見得可靠。

以下首先檢討「盧樓亘」每個字的不同寫法與不同讀音，接著根據梵漢對音的常見規律以及印度語音演變的規則，探討「盧樓亘」的對音情況。最後，根據對音情況，嘗試構擬「盧樓亘」的原語。

二、「盧」的對音

「盧樓亘」在《大阿彌陀經》出現了 3 次，在同本異譯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中出現了 5 次。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中「盧樓亘」的「盧」，目前所見的藏經版本中沒有不同的寫法，但是《大阿彌陀經》的情況卻不一樣。《大阿彌陀經》「盧樓亘」中「盧」的版本異讀見下表：

版本	用字
《高麗藏》 ⁸	盖
《房山石經·遼金刻經》 ⁹ 、《毗盧藏》 ¹⁰ 、《磧砂藏》 ¹¹	蓋
《趙城金藏》 ¹² 、《毗盧藏》	盧 ¹³

⁸ 參見《(景印)高麗大藏經》(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2年)，冊6，頁1023中、1024中。

⁹ 《房山石經·遼金刻經》(華夏出版社，1988年)，冊9，頁40。

¹⁰ 此據「宮內庁書陵部」所藏本，見「乃字函」葉二一、二二。另，《毗盧藏》兩次作「盧」，一次作「蓋」。

¹¹ 《(宋版)磧砂大藏經》(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7年)，冊6，頁246中、247上。

¹² 此據《中華大藏經》所載之《趙城金藏》，見《中華大藏經(漢文部分)》(中華書局，1984年)，冊9，頁564下、565下。

¹³ 《大阿彌陀經》之宋、元、明本，亦作「盧」，參見 CBETA, T12, no. 362, p. 308b15-16。

由此表可見，《大阿彌陀經》中對觀音的音譯，共有「盖樓亘」、「蓋樓亘」、「盧樓亘」三種寫法。¹⁴「盖」是「蓋」的異體字。¹⁵本經的「蓋」，《高麗藏》均作「盖」，如「持金華盖」、「覆盖其上」等。¹⁶因此，以下僅討論「蓋」與「盧」的對音情況。

(一) 異讀「蓋」的對音

從現有的梵本來看，「蓋樓亘」的「蓋」應是對應 Skt. *avalokiteśvara* 的 *ava-*。《廣韻》記載了「蓋」的三個讀音：「古太切」、「古盍切」、「胡臘切」。¹⁷

「古太切」、「古盍切」的「蓋」是中古見母字，東漢、中古的擬音為：EH. *kas* > MC. *kaj*^C，¹⁸聲母均是[k-]，與 *avalokiteśvara* 的 *ava-* 差距過大，可以排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Mironov (1927: 248) 猜測「盧樓亘」的原語是 Skt. *kāruṇika*，而這兩種讀音的「蓋」與 Skt. *kāruṇika* 的第一個音節相比較，開頭的輔音都是喉塞清音，可以對應。不過，Skt. *kāruṇika* 的其他部分依然找不到對應，因此 Mironov 的說法還是不能成立。總之，「古太切」與「古盍切」的「蓋」均應排除。

「胡臘切」的「蓋」是匣母字，東漢、中古的擬音為：EH. *ɣap* > MC. *ɣap*。匣母對-v-比較常見，此「蓋」或許可以對應 *ava-* 的 *-va-*。然而，後漢佛經的梵漢對音中，常見的是匣母合口字對應梵語 *-va-*，這是因為匣母合口字的介音[-u-]在起作用，比如「薩和」的「和」(EH. *ɣuai* > MC. *ɣwa*) 對應 Skt. *sattva* 的 *-va*，「般泥洹」的「洹」(EH. *ɣuan* > MC. *ɣwan*) 對應 Skt. *parinirvāṇa* 的 *-vāṇ-*。¹⁹ 本經的例子比如：「蚤越」的「越」(EH. *wat* > MC. *jwet*) 對應 Skt. *revata* 的 *-vat-*。至於匣母開口字，比較少對應 *-va-*，一般對應梵語的 *-g-* 或者 *-h-*，比如「阿含」的「含」(EH. *gəm* > MC. *ɣam*) 對應 Skt. *āgama* 的 *-gam-*、「摩睺勒」的「睺」(EH. *go* > MC. *ɣəu*) 對應 Skt. *mahoraga* 的 *-ho-*。²⁰

¹⁴ 辛嶋靜志 (2016: 305)、Natier (2007: 190)、田中公明 (2014: 532) 都認為「盧」才是正確的寫法，「蓋」、「盖」等則是「盧」的誤寫。

¹⁵ 《廣韻》：「蓋，俗作盖。」見《廣韻校本》(中華書局，2011年)，頁382。

¹⁶ 見《(景印)高麗大藏經》，冊6，頁1015下、1016下。

¹⁷ 參見《廣韻校本》，頁382、538、539。

¹⁸ 本文東漢、中古擬音根據 Schuessler (2009)。

¹⁹ 參見 Coblin (1983: 69; 1993: 887)。

²⁰ 參見 Coblin (1983: 69–70; 1993: 888)。

「胡臘切」(EH. *gap* > MC. *ɣap*) 的「蓋」既然是匣母開口字，那就很難找出與 *ava-* 對應的部分。目前所見，梵語 *ava* 在印度語言中常會變成 *o*，²¹ 但即便如此，「蓋」也很難與元音 *o* 有什麼音值的對應關係。

「蓋」的三個讀音在 Skt. *avalokiteśvara* 中都很難找到對應，只能擱置「蓋樓亘」這種可能性。不過，現存梵本寫定的最早時間是 12 世紀中期，《大阿彌陀經》則譯於公元 3 世紀中期以前，我們無法知曉《大阿彌陀經》的譯者所見到的原本與現存梵本有多大差距，因此目前還是保留這個讀法為宜，留待今後更多證據。²²

(二)「廬」對應 *ava-*

另一個寫法是「廬」。

首先分析唐代音義書的解釋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(以下簡稱慧琳《音義》)中所收錄的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(以下簡稱玄應《音義》)在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下收錄了「廬樓亘」：

廬樓亘，上音合，下置澄反。梵語，不求字義，菩薩名也。²³

「廬」的部件「盍」乃「盍」之異體，²⁴ 故「廬」即是「廬」。此字若音「合」，則與上文「胡臘切」的「蓋」同音，同樣沒辦法對應梵語的 *ava-*。此本玄應《音義》所收的讀音恐怕有誤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慧琳《音義》所收玄應《音義》解釋的字是「廬」，但單行本玄應《音義》解釋的則是「廬」：

廬樓，烏合反，菩薩名也。依字，病短氣曰廬也。²⁵

此本玄應《音義》所收的是「廬」，但現行藏經中《大阿彌陀經》所收的是「廬」。「廬」，《廣韻》與玄應《音義》單行本同，作「烏合切」；「廬」，《廣

²¹ 參見 Pischel (1981: 139–140)、Burrow (1937: 3)、Oberlies (2001: 65)。

²² Xiao (2016: 11–12) 主張「蓋樓亘」被有意修改成了「廬樓亘」，不過他沒有從讀音上分析「蓋樓亘」的可能性。

²³ 《一切經音義：三種校本合刊》(徐時儀校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)，頁 777 上。

²⁴ 《廣韻》：「盍，何不也。《說文》作盍，覆也。」見《廣韻校本》，頁 538。

²⁵ 《一切經音義：三種校本合刊》，頁 173 上。

韻》作「安盍切」。²⁶二者皆是影母入聲字，只是主元音略微有異。二者不僅音近，而且形近，不同版本間即有相混的例子，如《高麗藏》的《道行般若經》作「盧天」、「盧波摩那天」，²⁷但其他版本卻出現了「盧天」、「盧波摩那天」。²⁸玄應《音義》用「盧」而不是現在藏經所見的「盧」，可能有不同的版本來源。既然二者音近且易混，以下姑且以「盧」為主要討論對象。

其次，分析「盧」的對音情況。

根據上文玄應《音義》以及《廣韻》的注音，可以構擬「盧」的讀音為 EH. ʔap = MC. ʔap。「盧」對應 *ava-*，喉塞音聲母對應梵語的零聲母，²⁹可以理解；主要元音[a]對應 *-a-*，也沒有太大差異。最主要的問題是韻尾。

第一個問題是，「盧」的入聲韻尾[-p]是清塞音，而梵語的 *-v-* 則是半元音，音值不相等。事實上，韻尾[-p]與梵語的 *-v-* 同屬唇音，雖然音值不相等，但是發音部位一致，可以對應。這種入聲韻尾對應同部位輔音的情況，本經有相似的例子可作佐證，比如「拔智致」中「拔」(EH. bat > MC. bwat) 的入聲韻尾[-t]對應 Skt. *bhadrajit* 的 *-d-*，「羅隣那阿竭」中「竭」(EH. giat > MC. gjat3) 的入聲韻尾[-t]對應 Skt. *ratnākara* 的 *-r-*。

第二個問題是，「盧」(EH. ʔap = MC. ʔap) 對應 *ava-*，那麼 *ava-* 的第二個元音 *-a-* 為什麼沒有對應呢？

事實上，如果用類似於「阿會」(EH. ʔa yuas) 或者「阿婆」(EH. ʔa bai) 這樣的音譯詞，那麼 *ava-* 的每一部分都能找到對應。可以作為參考的是，東漢支婁迦讖所譯《道行般若經》中有「阿會亘修」一詞，對應的是 Skt. *ābhāsvara-śubha*。辛嶋靜志(2010: 2-3) 認為，「阿會亘修」的原語是某種中期印度語，可能是來自 **avasvara śu'a* < **avasvara śuha* < Skt. *ābhāsvara śubha*。也就是說，「阿會」逐一對應了原語的 **ava-*。至於唐代的例子，則可以參看玄應《音義》在《觀世音菩薩授記經》下的解釋：「觀世音，梵言『阿婆盧吉低舍婆羅』，此譯云『觀世自在』。」³⁰此中，*ava-* 譯作「阿婆」。

²⁶ 參見《廣韻校本》，頁 538、540。

²⁷ 參見《(景印)高麗大藏經》，冊 5，頁 691 上、中。

²⁸ 比如宋、元、明、宮、聖本作「盧天」(參見 CBETA, T8, no. 224, p. 439c23) 以及「盧波摩那天」(參見 CBETA, T8, no. 224, p. 435a12)。

²⁹ 本經同樣的例子可見：「阿逸」(Skt. *ajita*)、「鬱單」(Skt. *uttara/uttama*)、「阿須倫」(Skt. *asura*)、「阿難律」(Skt. *aniruddha*)。

³⁰ 《一切經音義：三種校本合刊》，頁 123 上。

*ava-*第二個元音-*a-*在「盧樓亘」中找不到對應，有兩種可能，一種是譯者有意略譯，一種是原典語言中元音失落。Pischel (1981: 135)提到，在印度俗語中，單詞內部的元音有時候會丟失，而這種情況尤其會發生在 *a* 身上。與本文的例子直接相關的是，比如 Skt. *upari* 在摩訶刺陀語 (*Māhārāṣṭrī*) 是 *avarim*，在其他俗語中還存在 *uvari*、*uvarim*、*uvali* 的形式，但是在半摩揭陀語 (*Ardhamāgadhī*) 中則變成了 *upim*，第二個 *a* 消失了。可以想見，「盧樓亘」所音譯的原典語言中，也會發生單詞內部元音 *a* 消失的現象。

總之，「盧樓亘」中「盧」(EH. ʔap = MC. ʔap) 所對應的原典語言，接近於 **av(a)-*。

三、「樓」的對音

Brough (1970: 83)、辛嶋靜志 (2016: 305) 構擬「盧樓亘」的「樓」對應的原語是-*lo-*。丘山新 (1986: 68) 及田中公明 (2014: 532) 的觀點不同，他們採納董同龢的擬音，認為「樓」還保留著上古的濁塞音韻尾[-*g*]，因此對應-*lok-*。此外，Nattier (2007: 191) 及田中公明 (2014: 532) 提到了「樓」有可能對應-*loka-*。

以上幾位學者的主要矛盾在於，「樓」(EH. lo > MC. ləu) 對應的原語到底是-*lo-*、-*lok-*還是-*loka-*。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點是，原語中有沒有-*k-*。

在論證過程中，只有丘山新參考了本經「樓」的另外兩個用例，而其他學者均是直接用「樓」的古音來構擬原語。探討「樓」的對音情況，最直接的材料應是本經的其他用例。本經共有 9 個含「樓」的音譯詞，詳如下表：³¹

序號	音譯詞	梵語	序號	音譯詞	梵語
1	維末樓	<i>vimalānana</i>	6	樓夷亘羅	<i>lokeśvara rājo</i>
2	頭樓和	<i>duṣprasahasya</i>	7	樓波黎波蔡際	<i>lokapradīpasya</i>
3	彌離俱	<i>merukūto</i>	8	俞樓俱路蔡	<i>śūrakūto</i>
4	墮樓勒	<i>vaidūryanirbhāso</i>	9	僧迦羅彌樓迦	未知
5	樓耶帶	<i>lokasundaro</i>			

例 1 對應的是-*lā-*。例 2 對應的是-*pra-*中的-*ra-*。例 3、例 4 反映了印度俗語中-*t/-d->-l-*的音變，³²分別對應-*lo-*、-*lū-*。這四個例子中，「樓」所對應

³¹ 本經梵漢對音的材料比對自香川孝雄 (1984)。

³² 漢譯佛典中用[-*l-*]來對音-*t/-d-*的現象，前人多有論述，比如 Coblin (1983: 37)、辛嶋靜志

的都只是一個輔音和一個元音，並沒有出現-k-。

例5、例6、例7、例8的梵語雖然都出現了-k-，但並不能說明「樓」還保留塞音韻尾，以下逐一說明。

例5「樓耶」的「耶」(EH. ja > MC. jia) 對應 *loka*-的-k-，例6「樓夷」的「夷」(EH. ji > MC. ji) 對應 *loke*-的-ke-。這兩個例子反映了印度俗語中-k- > -y-或者-k- > ø³³，因此「樓耶」的原語應是**loya*-或者**lo'a*，「樓夷」的原語應是**loye*-或者**lo'e*。也就是說，這兩個例子的「樓」對應的是-lo-，也沒有出現-k-。

例7「樓」對應的梵語出現了-*loka*-，但無法判斷此中梵語的-k-是失落了還是譯者略譯了。此例存疑，無法當作可靠材料。例8「樓」對應的梵語出現了-*rak*-，但「樓」的下一個字「俱」聲母即是[k-]，因此無法判斷「樓」是否還有濁塞音韻尾。

例9在現存材料中，還無法找到對應的梵語，無法當作可靠的材料。

總而言之，在所有可靠的例子中，「樓」沒有濁塞音韻尾[-g]，其所對應的不是-*lok*-，也不是-*loka*-，僅僅只是-lo-。因此，「盧樓亘」的「樓」所對應的原典語言應接近於*-lo-。

四、「亘」的對音

「亘」有兩讀。《廣韻》只收「古鄧切」³⁴ (EH. kəŋ^c > MC. kəŋ^c)，《集韻》兼收「荀緣切」³⁵ (EH. syan > MC. sjwan)。「荀緣切」的「亘」是本字，而「古鄧切」的「亘」則是來自於「𠄎」的隸變。³⁶這兩個字都寫作「亘」，因此「亘」在中古會有兩個讀音。「盧樓亘」中「亘」的讀音是什麼呢？

(1994: 18)。印度語言中-t- > -d- > -l-的變化，可以參見 Pischel (1981: 198)、辛嶋靜志 (1994: 18)、Whitney (1879: 19)。

³³ 印度俗語中-k-弱化的現象比較普遍，-k- > -y-的情況比如 Skt. *mrga* > Gd. *muya*、Skt. *kāka* > *kaya*、Pa. *-pako* > *-vayo*，參見 Brough (1962: 91)；-k- 失落的情況比如 Skt. *loka* > Pkt. *loa*、Skt. *śuka* > Pkt. *sua*、Skt. *udaka* > Pkt. *uaa*，參見 Pischel (1981: 163)、Brough (1962: 91)。犍陀羅語中類似的情況比如 Skt. *anadhika*- > Gd. *aṇasia*，Skt. *kākiṇnam* > Gd. *kaiṇiṇa*，參見 Salomon (2008: 108)。

³⁴ 見《廣韻校本》，頁435。

³⁵ 見《集韻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)，頁169。

³⁶ 參見《漢語大字典》(四川辭書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版)，頁20-21。

Mironov (1927: 248)指出了「盧樓亘」的「亘」有兩個讀音，他選擇的讀音與「古鄧切」同。Brough (1970: 83)從現代漢語讀音、日語讀音的角度進行反駁，他選擇的讀音與「荀緣切」同。

考察「亘」的讀音，應從「盧樓亘」所對應的梵語入手。「盧樓亘」對應 Skt. *avalokiteśvara*，而「亘」對應的部分有兩種可能，一種是 *-kite-* 的其中一部分，另一種是 *-śvara* 的其中一部分。哪一種可能性比較大呢？本經中有一個可供對照的音譯詞「樓夷亘羅」，這個音譯詞對應的是 Skt. *lokeśvara* (或 Skt. *lokeśvara-rāja*)。「樓夷」對應開頭的 *loke-*，因此，「樓夷亘羅」的「亘」只會對應 *-śvara* 其中的一部分。同一部經中當作音譯詞的「亘」不至於有兩讀，故「盧樓亘」的「亘」也是對應 *-śvara* 其中的一部分。

「古鄧切」的「亘」聲母是 [k-]，與 *-śvara* 的 *-ś-* 差距較大，無法對應。因此，本經中的「亘」應作「荀緣切」，擬作 EH. *syan* > MC. *sjwan*。

(一) 聲母 [s-] 對應 *-ś-*

「亘」的聲母是 [s-]，現存的梵本中對應位置的輔音卻是 *-ś-*。梵漢對音中，[s-] 常對應梵語的 *s*，[ś-] 才對應梵語的 *ś*。以本經為例，[s-] 對 *s* 可見「頭樓和斯」對應 Skt. *duṣprasahasya*，「須耶惟于沙」對應 Skt. *sūryaghoṣo*，「須摩題」對應 Skt. *sukhāvātī*；[ś-] 對 *ś* 可見「屍利滑歧」對應 Skt. *śrīkūto*，「尸利群蔡」對應 Skt. *śrīkūṭasya*。

為何「亘」的聲母 [s-] 會對應 Skt. *avalokiteśvara* 的 *-ś-*？

Brough (1970: 83)、Nattier (2007: 191)、辛鳴靜志 (2016: 311) 根據「亘」的古音，參考支婁迦讖《道行般若經》中「阿會亘修」對應 Skt. *ābhāsvara* 的情況，認為「盧樓亘」的「亘」對應的是 *-svara*。

Mironov (1927: 243)、辛鳴靜志 (2016: 305) 指出，5 世紀末寫定的《法華經》梵語寫本殘卷中出現的菩薩稱號是 Skt. *avalokitasvara*，其中 *svara* 是「聲音」的意思，因此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「闕音」、「光世音」；另一方面，Skt. *avalokiteśvara* 是後起的稱號，其中 *īśvara* 是「自在」的意思，因此唐代譯經中譯作「觀自在」。也就是說，他們認為「觀音」最開始的原語可能是 *avalokitasvara*，而不是 *avalokiteśvara*。

以上學者認為「亘」的聲母 [s-] 對應的是原典語言中的 *-s-*，這就解決了與

現存梵本中-s-不一致的問題。然而，這種做法恐怕是有問題的。

首先，本經「樓夷亘羅」中「亘」的聲母[s-]正是對應 Skt. *lokeśvara*（或 Skt. *lokeśvara-rāja*）中的-ś-。

「樓夷亘羅」對應的梵語是 Skt. *lokeśvara*，³⁷在《大阿彌陀經》的其他平行經本中，作「世饒王」³⁸、「世自在王」³⁹，可見對應的部分都有 *īśvara*（「自在」）。此外，目前沒見到 *lokeśvara* 與 *lokesvara* 相混的例子。因此，「亘」的聲母[s-]即是對應-ś-無疑。上引諸位學者用了支婁迦讖《道行般若經》「阿會亘修」的例子來證明「亘」的對音情況，但既然是不同的經典，那翻譯的時間、地點、參與者就都會有差異，很難因為都寫作「亘」，就可以拿來當做直接證據。而且本文開頭也提到，《大阿彌陀經》的譯者歸屬目前並沒有定論，未必就是支婁迦讖。也就是說，應以同經「樓夷亘羅」的例子為第一手證據。

其次，梵漢對音中，聲母[s-]也可以對應-ś-。

後漢三國的音譯詞中就可以找到[s-]對應-ś-的例證，比如：「波栗多修呵」的「修」(EH. *sjəu*) 以及「波栗羞訶」的「羞」(EH. *sjəu*) 對應 Skt. *parīṭṭasubha* 的-śu-、「阿波摩修」的「修」(EH. *sjəu*) 與「阿波摩羞」的「羞」(EH. *sjəu*) 對應 Skt. *apramāṇasubha* 的-śu-。⁴⁰以上幾個都是聲母[s-]可以對應-ś-的例子。事實上，關於「盧樓亘」中的「亘」，田中公明（2014：533）就認為，『亘』的韻母有個[-i-]的拗音，因此[si-]還是有可能音譯 śa，類似的例子比如日本音譯 śa 就是用シャ。

再次，公元 3–4 世紀佉盧文所載觀音稱號是 *oloīspara*，只有-s-而沒有-s-。

根據 Brough (1982: 67)、辛嶋靜志 (2016: 327)，公元 3–4 世紀的犍陀羅佛三尊像的底座有一句佉盧文寫就的犍陀羅語，其中對應觀音菩薩的是 *oloīspara*。Brough (1982: 67–68) 還原 *oloīspara* 所對應的梵語，認為應該是 Skt. *avalokeśvara* 或者 Skt. *ālokeśvara*。這就意味著，最早以梵語記載的觀音稱號誕生於公元 5 世紀末，記載的是 *avalokitasvara*，而最早以犍陀羅語記載的觀音稱號誕生於公元 3–4 世紀，記載的是 *oloīspara*。其中，時代更早的犍

³⁷ 參見香川孝雄 (1984: 87)。

³⁸ 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，CBETA, T12, no. 361, p. 280b1。

³⁹ 《無量壽經》，CBETA, T12, no. 360, p. 267a18–19。

⁴⁰ 以上幾個例子，參見 Coblin (1983: 245#98, 245#99, 249#195, 249#196)。

陀羅語 *oloispara* 用的是 *-ś-* 而不是 *-s-*。《大阿彌陀經》正是在公元 3 世紀以前翻譯出來的，因此「盧樓亘」中「亘」的聲母很有可能對應的也是 *-ś-*。

總之，從現有的材料來看，「亘」的聲母[s-]所對應的原典語言是 **-ś-*。

(二) 韻尾[-n]對應-r

聲母的問題解決了，接下來是韻母的問題。「亘」(EH. syan > MC. sjwan) 有舌尖鼻音韻尾[-n]，為何 *-śvara* 對應位置沒有音值一致的 *-n*？

可以看到，*-svar-* 中找不到 *n*，但是卻有 *-r-*。漢語的[-n]對應梵語的 *r*，後漢的音譯詞中有一些同樣的例子，比如「般泥洹」的「般」(EH. pan) 對應 Skt. *parinirvāna* 的 *par-*，「阿會亘修」的「亘」(EH. syan) 對應 Skt. *ābhāsvara-śubha* 的 *-svar-*，「鬱單曰」的「單」(EH. tan) 對應 Skt. *uttarakurava* 的 *-tar-*，「文陀竭」的「文」(EH. mun) 對應 Skt. *mūrdhagata* 的 *mūr-*。⁴¹

潘悟云(2007: 14–15)、Baxter(2014: 258)討論了「阿會亘修」，他們採納上古有[-r]韻尾的說法，認為東漢的「亘」還保留著[-r]韻尾，因此可以對應梵語的 *r*。然而，中古的[-n]是不是來自上古的[-r]，可能需要更多的證據，起碼我們無法證明東漢的「亘」還保留著[-r]韻尾。

首先，Baxter(2014: 257–258)的主要觀點是，如果同一個聲符構成的不同漢字有的收元音韻尾，有的收鼻音韻尾，那麼可以判斷這類字源自一個共同的韻尾[-r]，而「亘」即符合這種情況，他構擬「亘」的上古音為[*swar]。事實上，這種推理可能過於簡單，而且即便「亘」的上古音有[-r]韻尾，未必會保留到後漢三國，因此難以用這個構擬的讀音來解釋[-r]與 *-n* 不對應的問題。

另一方面，潘悟云(2007: 14)列出了東漢以「亘」作聲符的「洹」、「桓」對應梵語 *-var-* 的例子，比如「訖連桓」(Skt. *hiraṇyavarṇa*)、「樓耆洹」(Skt. *rucivarṇa*)、「波頭洹」(Skt. *padmavarṇa*)、「占倍洹」(Skt. *campakavarṇa*)、「優波洹」(Skt. *utpalavarṇa*)、「犍闍洹」(Skt. *kācanavarṇa*)、「羅鄰洹」(Skt. *ratnavarṇa*)、「羞洹那洹波頭摩」(Skt. *suvarṇavarṇapadma*)、「羞桓」(Skt. *suvarṇa*)。可以看到，「洹」、「桓」對應的梵語都出現了 *-varṇa*。潘悟雲(2007: 14)認為這也許反映了漢語韻尾[-r]向[-n]變化的中間階段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東漢佛經的原語不是梵語，很有可能是俗語。在俗語中，

⁴¹ 參見 Coblin(1983: 243#51, 244#68, 249#190, 255#338)。

r 與鼻音相連，可能會發生同化現象，比如 Salomon (2008: 122) 就指出，Skt. *varṇavān* 在犍陀羅語變成 *baṇave*，⁴²-*r*-消失不見了。因此，從梵語的-*r*-來推測以「亘」為聲符的字有[-*r*]韻尾，並不可靠。

蒲立本 (1999: 143) 很早就注意到了漢語[-*n*]對譯外語 *r* 的現象，他認為[-*n*]在漢代和以後幾個世紀的方言中可能有特殊的發音，更像[*r*]，而不是單純的舌尖鼻音，他猜測或許漢藏語的-*r* (音位上對應於漢語的-*l*) 與漢藏語的-*n* 合併，但是最開始的時候在某些方言中不是簡單地從-*r* (= -*l*) 變成-*n*，而是兩種音融合的音。

以上學者包括蒲立本都是從漢語的角度來解決問題，要麼是認為東漢的陽聲韻字還殘留[-*r*]韻尾，要麼是認為[-*n*]韻尾的音值與[*r*]相近。事實上，印度語言中的 *r* 本身就與 *n* 關係密切。

梵語的 *r*，發音的時候舌尖卷到顎頂，而梵語的 *n*，則是用舌尖頂到牙齒或者牙齒根。⁴³二者都是濁音，又同為舌冠音，音值相近。⁴⁴在印度的語言中，*r* 與 *n* 也有互換的例子。比如漢譯佛典的「尼連禪(河)」，對應的是 Skt. *nairāṅjanā*，⁴⁵然而這個專有名詞在巴利語則變成了 Pa. *neraṅjarā*。⁴⁶此外，大英圖書館藏犍陀羅語佉盧文寫本殘卷第 12 號第 18 行，對應於 Pa. *vinālikatā* 以及 Skt. *vinālikṛta* (或者 *vinālikṛta*) 的地方，出現了犍陀羅語 *bhiridighama*，也就是說，犍陀羅語中出現了-*n*- > -*r*-的情況。⁴⁷

因此，從現有的梵本來推斷「亘」收[-*r*]韻尾，充滿了太多風險。目前最穩妥的做法，還是「亘」收[-*n*]韻尾。譯者之所以用[-*n*]，應是因為漢語[-*n*]與印度語言中的 *r* 音值相近的緣故。

需要補充的是，我們以上的討論都是建立在「亘」對應-*śvar* (或-*svar*) 的基礎上進行的，目前所見，幾乎所有學者也都是採納并認可這種對應關係，但「亘」真的就對應-*śvar* (或-*svar*) 嗎？

⁴² 參見 Salomon (2008: 122)。

⁴³ 參見 Whitney (1879: 17-18)。

⁴⁴ 同學馬希寧於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郵件告訴我這一點。

⁴⁵ 參見平川彰 (1997: 401)。

⁴⁶ 參見 Geiger (1994: 35)。

⁴⁷ 參見 Allon (2001: 183, 196)。另外，一般常見的是梵語的-*bh*-在犍陀羅語中變成-*v*-，*bhiridighama* 這個例子之所以相反，很可能是因為發生了-*v*- > -*vh*- > -*bh*-這樣的演變；至於犍陀羅語-*ri*-，有可能本來是-*ra*-，因為受到後面 *di* 的影響而變成了-*ri*-，參見 Allon (2001: 195-196)。

譯者創造音譯詞的時候未必遵循嚴格的標準，只是保證聲母、主要元音與原語對應的部分音值近似就可以了。比如本經「滿呼群尼鉢賓顛」對應 Skt. *mahāguṇadhara buddhiprāptābhijño*，對應 Skt. *mahā-* 的不是常見的「摩訶」，而是「滿呼」。滿 (EH. *man*^B > MC. *mwan*^B) 的聲母 [m-]、主要元音 [a] 與梵語的 *ma-* 音值相近，但是「滿」的 [-n] 韻尾則在梵語中找不到對應。同樣的道理，「盧樓亘」的「亘」，很可能只是對應 *-śva-*，韻尾 [-n] 沒有對應。

因此，目前最穩妥的結論是，「亘」(EH. *syān* > MC. *sjwan*) 對應的原語接近於 **-śva(r)*。

五、結論

「盧樓亘」是漢地對觀音的最早音譯，但這個詞具體的對音情況，卻需要從漢地語音學以及印度語音學兩方面入手處理。

首先，「盧」對應的原語是 **av(a)*。其中，因為發音部位相同，「盧」的入聲韻尾 [-p] 對應 *-v-*；其次，「樓」對應的原語是 **-lo-*；最後，「亘」對應的原語是 **-śva(r)*。其中，因為音值相近，「亘」的聲母 [s-] 對應原語的 *-ś-*，鼻音韻尾 [-n] 對應 *-r*。

因此，「盧樓亘」對應的原語應類似於 **av(a)...lo...śva(r)*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早期梵語寫本中出現是 Skt. *avalokitasvara*，而晚期梵語寫本中出現的是 Skt. *avalokiteśvara*。一般認為 Skt. *avalokitasvara* (觀音) 比較早，而 Skt. *avalokiteśvara* (觀自在) 比較遲，但是我們可以發現，漢地對觀音的最早音譯「盧樓亘」，其實更接近於晚期梵語寫本中的 Skt. *avalokiteśvara* (觀自在)。

略語表

- > 語音演變，比如 A > B 即 A 音變為 B，符號「<」同理。
- () 表示不確定，比如(a)表示不確定是否會有一個元音 a。
- CEBTA 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」(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，簡稱 CBETA)之資料，以冊數、經號、頁數、欄數、行數之順序紀錄，引自 <http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>。本版 CBETA 發行日期為 2018 年 7 月 26 日，版本號為 2018-Q2。
- EH. 東漢擬音，根據 Schuessler (2009)。
- Gd. 犍陀羅語。
- MC. 中古漢語擬音，根據 Schuessler (2009)。
- Pa. 巴利語。
- Pkt. 俗語。
- Skt. 梵語。

參考書目

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

- 《無量壽經》。CBETA, T12, no. 360。
- 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。CBETA, T12, no. 361。
- 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。CBETA, T12, no. 362。
- 《出三藏記集》。CBETA, T55, no. 2145。
- 《(宋版)磧砂大藏經》。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1987 年。
- 《(景印)高麗大藏經》。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1982 年。
- 《一切經音義：三種校本合刊》。徐時儀校注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2008 年。
- 《中華大藏經(漢文部分)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1984 年。
- 《房山石經》。北京：華夏出版社。1988 年。
- 《毘盧大藏經》。「宮內庁書陵部」所藏本。

古籍

- 《集韻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1985 年。
《漢語大字典》。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。2010 年。第 2 版。
《廣韻校本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2011 年。

中日文專書、論文或網路資源等

- 丘山新 (1986)。〈《阿彌陀過度人道經》——經題とその思想〉。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》35 (1): 68–71。
平川彰 (1997)。《佛教漢梵大辭典》。東京：靈友會。
田中公明 (2014)。〈觀音の語源再考〉。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》62 (2): 529–538。
辛嶋靜志 (1994) 《〈長阿含經〉の原語の研究：音寫語分析を中心として》，東京：平河出版社。
—— (1999a)。〈『大阿彌陀經』訳注 (一)〉。《佛教大学総合研究所紀要》6: 135–150。
—— (1999b)。〈法華經の文献学的研究 (二) —— 觀音 Avalokitasvara の語義解釈〉。《創価大学国際仏教学高等研究所年報》2: 39–66。
—— (2010)。《道行般若經詞典》。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。
—— (2016)。〈《法華經文獻學研究》—— 觀音的語義解釋〉，收錄於《佛典語言及傳承》，辛嶋靜志著，裘雲青、吳蔚琳譯，頁 304–329。北京：中西書局。
香川孝雄 (1984)。《無量壽經の諸本對照研究》。京都：永田文昌堂。
蒲立本 (1999)。《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》，潘悟雲、徐文堪譯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潘悟云 (2007)。《上古漢語的韻尾*-l 與*-r》，《民族語文》1: 9–17。
藤田宏達 (2007)。《淨土三部經の研究》。東京：岩波書店。

西文專書、論文或網路資源等

- Allon, M. 2001. *Three Gāndhārī Ekottarikāgama-type sūtras: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s 12 and 14*. 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.

- Bapat, P. V. 1951. *Arthapada Sutra*. Santiniketan: Visva-Bharati.
- Baxter, W. H., & Sagart, L. 2014. *Old Chinese: a new reconstruction*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Brough, J. 1970. “Nugae Indo-Sericae.” In Boyce, M., & Gershevitch(eds.). *W. B. Henning Memorial Volume*. London: Lund Humphries.
- . 1982. “Amitabha and Avalokitesvara in an inscribed Gandharan sculpture.” *Indologica Taurinensia* 10: 65–70.
- Burrow, T. 1937. *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*. London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Coblin, W. S. 1983. *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*.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.
- Geiger, W. 1994. *A Pāli grammar*. (trans. into English by Batakrihna Ghosh, rev. and ed. by K. R. Norman), Oxford: Pali Text Society.
- Mironov, N. D. 1927. “Buddhist Miscellanea.” *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* 2: 241–279.
- Nattier, J. 2007. “Avalokiteśvara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: A Preliminary Survey.” In Magee, W., & Huang, Y.(eds.). *Bodhisattva avalokiteśvara(guanyin)and modern society: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chung-hw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*. Taipei: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.
- Oberlies, T. 2001. *Pali: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Theravada Tipitaka*. Berlin: Walter de Gruyter.
- Pischel, R. 1981. *A grammar of the Prākṛit languages*. (Second revised ed.), 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.
- Salomon, R. 2008. *Two Gāndhārī manuscripts of the Songs of Lake Anavatapta (Anavatapta-gāthā): British Library Kharoṣṭhī fragment 1 and Senior Scroll 14*. (with a contribution by Andrew Glass), 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.
- Schuessler, A. 2009. *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*.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- Whitney, W. D. 1879. *A Sanskrit grammar: including both the classical language, and the older dialects, of Veda and Brahmana*. Leipzig: Breitkopf and Härtel.
- Xiao, Y. 2016. “Avalokiteśvara in the Earliest Version of the Larger Sukhāvātīvyūha-sūtra.” *Journal of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, Musashino University* 32: 1–25.

A Study of the Earliest Transcription of Guanyin—*E Lou Xuan* 盧樓亘

Zhou-yuan Li

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, Buddhist Studies Department,
Doctoral student

Abstract

E Lou Xuan 盧樓亘 is the earliest transcription of *avalokiteśvara* in Chinese Buddhist texts. The cause of its formation is still unknown to us.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t words of *E Lou Xuan* 盧樓亘 in different editions and examines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of each word.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Sanskrit-Chinese transcrip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ian language, my conclusion is that (1) 盧 corresponds to **av(a)* and the final consonant [-p] of 盧 corresponds to -v-, because the position of articulation is the same; (2) 樓 corresponds to **-lo-*; (3) 亘 corresponds to **-śva(r)* and the final nasal [-n] of 亘 corresponds to -r-, because in the underlying language the sound value of *r* and *n* is close. In short, I think the original form of 盧樓亘 is **av(a)...lo...śva(r)*. This form is closer to the Sanskrit word *avalokiteśvara*, which is seen in the later Sanskrit manuscripts than to *avalokitasvara* which is found in the earlier ones.

Keywords: Sanskrit-Chinese transcription; codas; *Sukhāvātīvyūha*; *avalokiteśvara*